

《南唐遗事》：对郭启宏新编历史剧的解读

刘亚彬

一、南才北调，十年潜心创作

20世纪80年代，是中国剧作的黄金时期。无数剧作家崛起，在他们笔下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戏曲作品，使得戏曲迅猛发展。在众多知名戏曲作家中，郭启宏是唯一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作家。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，作为戏曲研究泰斗王季思的学生，郭启宏南才北调，先后在中国评剧院、北京京剧院、北方昆曲剧院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职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全是国家一流剧院，日精月华，瑶草琪花，顽石也通了灵性。天之厚我，可谓至矣，我于是有几部作品问世。”^①

十年辛苦不寻常。郭启宏以《南唐遗事》、《司马迁》、《李白》、《天之骄子》、《王安石》等历史人物剧成名于剧坛，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剧比较成功地调和了历史与虚构之间的矛盾，弥补了事实与想象的距离，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成功。郭启宏对古代历史人物剧的创作大多以历史上的文人为题材，侧重描写满腹经纶却因天意弄人而屡遭变故的君臣，将有名有姓的真人真事化为艺术作品搬上舞台来呈现。而他的作品在对文人悲剧命运书写的同时，也折射出封建社会中的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对文人命运的影响，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。

二、文采倾国引得亡国之恨的《南唐遗事》

郭启宏的昆曲作品《南唐遗事》可以说代表着郭启宏创作的最高水准，标志着其对历史人物剧的驾驭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。南唐后主李煜，集亡国之君与一代词人于一身，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历史争议人物。作为帝王，在性格上他柔软且多愁善感，在政治上他优柔寡断且短视无能，在生活上他放纵骄奢且风流成性……这些都让他在历史的长河

中受到无数指责与诸多非议。然而，纵使高贵的血统使其高坐帝王之位，但骨子里的笔墨才华，时刻骚动着这位痴情种子的情怀。作为文人诗人，他的诗词歌赋，他的文学才能，受到后世的一致追捧。在他的作品中，令人惊艳的不仅有后期沉郁哀婉的名篇，即便前期那些宫词艳语，也无人否定其精深的造诣。

王国维曾经评价李煜“主观之诗人，不必多阅世，阅世愈浅，则性情愈真，李后主是也”^②。在半壁江山之残、国之飘摇之际，李煜依旧专注于歌舞填词，他有着文人的才华性格，而命运却偏偏让他成为帝王，面对政治，面对国家，他的内心只想偏安江南一隅，每天对酒当歌吟诗作赋，但命运的安排却让他不得不追求治国平天下。作为一位亡国之君，李煜时常为纷至沓来的各种事变所惊扰。御弟被扣、皇后去世、汴梁之囚，都曾使李煜痛不欲生。然而能让李煜重振精神的，除了美女之外，只有诗词歌赋。每当他的诗文找到知己，被群臣赞誉，他便会“爽然忘忧”、“沉入艺境”，他对诗文的陶醉早已超过了任何的悲伤。即使到了最后，玉英为赵匡胤所辱，李煜被赐毒果将要丧生之际，他心心念念的，仍是他的诗词，他长歌当哭，感慨“本为词人，却作君王，错位至此，夫复何言”，让无数人之为之哀叹。他本一心归隐无意仕途，却身不由己卷入其中，他用诗人的情怀处理事务，用诗人的性格治理国家，“天真”的文人因错位的人生身不由己，因而最后的悲剧结果，只能是叹其不幸、哀其不争、恨其不明。

三、《南唐遗事》中语言特色分析

在作品《南唐遗事》中，郭启宏不仅很好地驾驭了这样一个历史题材，而且在对人物的描写、情节的创作上都无可指摘。在他的笔下，所有的人物都生动

真实,他用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和诗人的情怀,将战场英雄赵匡胤和词场魁首李煜塑造得鲜活生动,无可挑剔。

在《南唐遗事》第七场“论诗”中,当时的李煜已经被赵匡胤囚禁,一代君王成为阶下囚,每天只能作诗以消磨时光。李煜怀念故国,便作了那首著名的《虞美人》,“春花秋月何时了,往事知多少……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一词作毕,嚎啕大哭,周玉英等人也泪流不止。赵匡胤知道后要去阅诗,读完评价“满纸故国之思……词作极佳,只不过过于哀伤,有碍身心”。众人深知祸到临头惊慌不已,而李煜却去感谢大宋皇帝的夸奖,并且对赵匡胤自谦到:“拙作尚未入乐,不知是否协律?”郭启宏这一传神之笔虽是虚构,但却将一个一心沉迷于词作的亡国之君形象写得生动鲜明。

而剧中对于虎狼之君赵匡胤的描写,则正好与李煜相反。当众将急于起兵南下之时,赵匡胤却不动声色,他深知南唐尚有半壁江山,如果这时猛攻,必将造成困兽之斗。在赵匡胤沉吟的那段唱词中,完全唱出了赵匡胤的内心:“知兵者攻心为上!宽猛兼施,刚柔并济,叫他纳土归降!可笑李煜,虽然文采英华,却有任情随性,岂是帝王所为!”由此可见,赵匡胤虽为一介武夫,但是他懂得如何用兵,如何夺取天下。而在赵匡胤戎马半生获得天下在握,所有一切予以欲求之后,他却不曾拥有患难与共的妻子,他粗犷老辣,内心却孤独渴求温暖慰藉,他既藐视李煜政治上的无能,又嫉妒李煜情感上的丰富,同时羡慕李煜与周玉英的相濡以沫。因而在获得江山之后选择了毒死李煜、让弟弟赵光义奸污周玉英。在他心里,这样才能使他的霸业得到最终的满足和完全的实现。^③

《南唐遗事》的词曲之美,在当代剧坛也属罕见。郭启宏在创作时十分恰当地融入了李煜的词曲,这使得全部唱词都浸染上了李煜的风采,听起来更加本色自然。李煜死前直抒胸臆的独唱,堪称绝妙:“苍天哪,我本是诗班头,情魁首,只合与文朋墨友,联袂登楼,敲棋煮酒,雅集唱酬,只合与红衫翠袖,载月泣舟,拈花折柳,缱绻温柔。博一个胭脂狂客,名士风流!却为何生我宫闱,派我帝胄?怨父王,去得疾;骂兄长,死得骤。偏让我衣衾服,冠冕旒,领兜鍪,

统貔貅,施捭阖,展权谋。直教玄武湖中波赤水,凤凰台下起荒丘!我生复何求,死犹何休!”此段将李煜这悲剧一生中的全部痛苦压抑表现地淋漓尽致,借此唱出了现实与内心难以兼容的悲愤乐章。

四、结语

历史剧不能完全照搬历史,缺乏想象,也不能远离历史,凭空捏造。而郭启宏的历史剧创作恰到好处地做到了虚实结合,既描写了历史人物的性格特色,也揭示了历史事件本来的意义。王季思在《论郭启宏的新编历史剧》中说:“拿郭启宏的创作来检验,有些比较动人的片段,既是虚构的、写意的,又是符合历史人物实际的,这才收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融为一体传神境界。”

同时,郭启宏在创作中,有着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,既可以做到文词优美,动人心魄;同时也可以做到通俗易懂,倾诉剧中人物之情。他的语言,或优雅,或泼辣,但都符合剧中人物的性格身份,字字珠玑,耐人寻味。

纵观当今剧坛,郭启宏的剧作之所以能广受好评,首先在于他把主要的创作主题定位在历史人物剧。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,观众对历史故事也颇感兴趣,因而历史剧往往能吸引大众的目光,引起广泛的关注。其次,他的作品选取的角度很巧妙也很新颖。在他的剧作中,主人公大多是有着无限才华但命运却往往让人叹息的文人墨客,而郭启宏从现代人的角度解读他们悲剧命运的原因,这种现代视角往往能引起人们的兴趣^④。最后,郭启宏的创作文辞十分优美,这给戏剧增加了不少美感,也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和艺术性,同时他优美的文辞更能唤起观众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怜悯,这也成为剧作的一大特色。

注释:

①郭启宏:《郭启宏剧作选·后记》,中国戏剧出版社,1992年版。

②王国维:《人间词话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版。

③谢柏梁:《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》,高等教育出版社,2006年版,224页。

④王晓杰:《郭启宏历史文人剧研究》,首都师范大学,47页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艺术学院)